

于敏文集

第二卷 电影剧本

于敏文集

第二卷 电影剧本

 中国电影出版社

2014 ·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于敏文集. 第2卷, 电影剧本 / 于敏著. - 北京:
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14. 4

ISBN 978 - 7 - 106 - 03879 - 3

I. ①于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电影文学剧本 - 作品集
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17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62286 号



CHINA LITERATURE
AND ART FOUNDATION

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

资助项目

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



于敏文集 第二卷 电影剧本

于敏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13

电话: 64296664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
64296742 (读者服务部) Email: cfpbyg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787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张/17.75 字数/30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106 - 03879 - 3/1 · 0904

定 价 48.00 元

编 委 会

主 任 委 员：康健民 宋 岱 胡子光

副主任委员：谢 力 刘 伟 徐 劲 李春妹 于晓燕

委 员：藏燕红 秦 赞 古 力 张玉民 李 静 于昕彤

统 稿：于晓燕 于昕彤

第二卷目录

电影剧本

天外还有青天	1
平常女人的故事	61
我们是一家	131
巴甫洛夫（翻译剧本）	193

天外还有青天

第一章

—

一个姑娘走上山坡，手里牵一个五岁的小男孩。孩子似乎很不情愿到这地方来，顽皮地噘着小嘴，脚下打着趔趄，用力往后挣，把姑娘的腰都挣弯了。

“我不，我不，天天到这儿干么？……我要找爸爸！”

姑娘无可奈何地笑着，蹲下身子，双手把这个小野马揽在怀里。

“听话，小满，听庄姑姑的话，啊。上边多好看！”

她那温柔的眼神，那甜蜜蜜的调子，都起了作用。小孩软化了，转着眼珠子，歪头想了想，表示自己是很有主见的。姑娘看他不再反抗，又牵他向山上走。

说是山，其实是一个土丘。正是暮春时节。浓密的小树遮住天空。杂草萋萋，露出一条人迹踩成的小路。姑娘和小孩就是走在这条路上。西下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枝叶，投下细碎的动荡不定的影子。姑娘胸前挂一个白地红字的小牌牌，上有“技术图书馆”的字样。

两个人来到山头。这里豁然开朗，果然好看。孩子的脸上发亮了，惊奇地瞪眼向前看着。下边烟雾滚滚，有如波涛起伏的大海，其中岛屿罗列，这就是巨大的排比层层的工厂建筑物。夕阳正淹没在灰蒙蒙的云烟中，它那最后的金光还留在高炉顶上。只能看到两排高炉的上部，远望好像给浮云遮断了的玲珑的山峰。满载钢材的电气列车驰过厂外，车厢上的粉色大字一个个闪过去：“坚持持续跃进，努力完成1959年国家计划”。

“小满，以后别缠爸爸。他刚刚从一个最好的炉子调到一个最落后的

炉子。落后，你懂么？完不成国家计划，你懂么？闹意见，你懂么？”

孩子一连点了三次头，他是对庄姑姑的柔和的腔调点头。什么落后呀，计划呀，意见呀，他根本不懂，也不懂为什么庄姑姑天天带他到这里来，为什么她对爸爸的工厂这么关心。

“哪是爸爸的炉子？”

“最远的那个，呐，看见么？”

姑娘给孩子指点着，但是脸色陡然变色。

“呀，炉子不对劲！”

她撇开孩子，眯起眼睛细细地望了一会儿。果然不错！别的炉子上都是烟雾升腾，只有最远的那一个是死气沉沉的。

“出事啦？”她担心地说，拉起小孩一只胳膊，慌忙地向回走。“走，快走，咱们去打电话……”

孩子似乎懂得问题的严重性，紧紧地靠在庄姑姑身旁，两条小腿飞快地交替着。一大一小两个身影隐没在落日映红了的树丛里。

二

在高炉值班室里，满是灰尘的桌子上有一台电话。铃声急促地响了一阵。没有人接。它响了第二次，第三次。一只粗壮有力的手拿起耳机，没好气地扔在桌子上。正闹得不可开交哩，谁有闲功夫接电话！随着镜头上摇，我们看见一张四方的涨得通红的脸，头上立着鬃毛似的短发。他手里拿一个很大的操作记录本，一面气愤填胸地叫着，一面用一根粗壮的指头戳得它嗒嗒地响。他是高炉工长章明，看来是一个有血性的人。

“……你把炉子弄的这么凉，我不能接班！出事故谁负责？”

“你总是这么胆小怕事！”

说话的是另一个高炉工长邵不群。他挺拔的身材，白净的皮色，文雅的脸上浮着淡淡的笑，似乎是胸有城府，什么风也吹不动的。一个小通讯员进来，送给他一封信，他来不及看，随手塞进了裤袋。两个青年隔桌子对峙着，恰好是一个鲜明的对照。一个急躁得很，热烈得很，好像点火就响的炸炮；一个冷静得很，稳重得很，好像咆哮的浪花也打不动的岩石。他们的背景是各种精密的仪表和计器。看来邵不群占着明显的优势。他一句话就戳痛了对方。章明更加怒不可遏了。

“我问你，你执行的是什么操作方针！是厂部的，还是你自己的！”

“我这工长只对厂长负责，不对你工长负责！上一班交给我的就是一

个凉炉子。”

“你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！……”

庄春杏蹙起眉头，手里拿着耳机。她多么想听清楚，可是从受话口传过来的只是哇啦哇啦的闹音，一个字也听不明白。小满坐在她跟前的桌子上，似乎也知道情势的紧张，一动也不动地瞪着眼睛。这个小屋子是家属委员会的办公室。有十多个妇女挤在这里，她们出于对工厂的关心，听不清也还是在听着，自然不免流露出担心的神情。杏春心烦意乱地看看身旁一个将近五十岁的妇人，这是她的妈妈。关于她，我们以后还要详加介绍。

回到高炉值班室。

“……一句话，我不能接班！”

“笑话！”邵不群有点不耐烦了，“炉子凉是因为陆二刚不听话，热风炉他烧不上去！”

忽然跳进来一条汉子，他又粗又大，活像一条大水牛，刚刚脱下了工作服，换上了日常的服装，还敞开着前怀，露出毛茸茸的胸膛。

“我不听话，你提到厂部，开除我好啦！”

他吼叫起来，却还没有来得及发作。一个老工人插在他们中间，推开陆二刚，用一种劝告的眼神把他稳住，对短粗的青年说：

“接班，章明，先接下来再说。”

“炉前你接啦？”

“接啦，天大的困难咱们兜着。等林忠满回来再说。”

这人说老，其实不过四十多岁，像棵老松树那么结实。他是炉前组长庄石柱。听得出来，对于当前的情况，他的话音里也有一种切齿痛恨的调子，不过与章明的表现不同。他说着，忽然看见扔在桌子上的耳机。

“呀，电话也不接！（拿起耳机）谁？……是杏子？……对，是你爸爸……（于是使出爸爸的威风）工厂的事儿你们别瞎操心！……找林忠满？……（听见耳机里一个清脆的声音喊了他一声庄爷爷，他脸上的皱纹抖动着笑了）啊，小满子呀，你爸爸夜大上课去啦。……听庄姑姑的话，啊。……嗯，当心我揪你的耳朵。”

三

黑板上列出一道代数方程式。林忠满正在写着。他大概快到三十岁了，但是既然当学生，自然就非有点孩子气不可。他卡住了，算不下去了。他揪揪自己的头发，扭头向同学们伸伸舌头。好长的一条舌头！

课堂里发出轻微的笑声。是略带揶揄的同情的笑。

在学生们中间,在最后几排桌子的空当里。站着年轻的女教师。她两条辫子盘在头上,一身灰布衣服,显得又端庄,又朴素。在学生们笑声中,她也抿嘴而笑,微微露出密密的发亮的牙齿。这种会心的笑声说明师生之间的和睦和亲切。她本来远远地望着黑板,这时轻捷地向前走,步上讲台,来到黑板跟前。这个学生明明是假装调皮,用来掩饰内心的慌乱,因为他脖子后边早已汗津津的了。她来到他身旁,拿起粉笔,想指点他一下。学生向她一摆手。

“不,文老师,我想起来啦。”

他忽然来了灵机,于是振笔疾书。粉末子刷刷地落下来。

空荡荡的大课堂里剩下两个人,一个是女教师文燕,一个是工人大学生林忠满。前者靠桌子站着,后者坐在自己的位子上。高大的玻璃窗外,是黑暗的星斗闪烁的天空。

“文老师,这几天我愁坏啦。方针是又要提高冶炼强度,又要降低焦炭的消耗,两条腿,搞好了就打开一条新路子。全国都望着我们,秋天开高炉会议,要我们拿出经验来。……”

林忠满说得热情、坦率,说着说着就站起来了,似乎要一口气倒出一肚子愁肠。文燕低眉凝目地听着。这个学生的焦急的心情,他所感受到的沉重的压力,都深深触动了她。

“高炉那么多,为什么单单挑中了你那个炉子!”

“它是全国第一个新设备,与冶金事业的发展方向有关。我是炉长,又兼支部书记,上课时间成问题。我休学几个月好吧?”

文燕一惊:“你一向能坚持的嘛。向文化进军的规划怎么办?”

“十多个月没完成国家计划啦。人家是持续跃进,我们……嘻!只好先服从工作吧。”

文燕同情地盯着她的学生,她已经充分体会到问题的严重,不能不认真地考虑。她离开桌子,在两排座位之间踱了几步,又回身站到林忠满跟前。

“如果时间不能保证,我单独给你补习好啦。(看见林忠满要说什么,她挥手制止了他)就这样!你们炉子上的技术力量不强是吧?”

“力量倒不算弱呀。有邵不群和章明,还有两个见习工长和我这个半瓶醋。”

“啊,邵不群,他是我爱人。”

“啊呀，我今天才知道！闹到一家去啦。”林忠满开朗地笑了。

四

邵不群拿着一张信纸，在舒适的小房间里兜圈子。他皱着漂亮的眉头，似乎满心的不痛快。为了更充分地认识这个人，不可不细细地看看他日常起居的地方。房间作长方形，虽然很小，人的智慧却可以把它布置得井井有条，使你觉得宽绰而不拥挤。门内左方居中是一个小圆台，靠墙是两个小书架，书架上方的墙上挂着小两口的彩色合照。更左通至小厨房。门右是一道帷幔，暂时还看不见其中的宝藏。淡蓝色的绸伞下边，灯光荧荧然，照亮洁净的家具和齐齐正正的书籍。这一切都由于一双精巧的手。窗上垂着淡蓝色的窗帘。夜已经深了。

文燕轻巧地开门进来，向丈夫温柔地一笑。

邵不群站定，从圆台后边盯住她。

“怎么这么晚？”

“我发现一个秘密……哟，回家还穿着雨衣！”

她说，把手提包放在小圆台上，走到丈夫跟前，帮他脱下雨衣，挂在门旁一个挂钩上，这里早已挂上了邵不群的挎包。又回身来到小圆台跟前，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菠萝罐头，在丈夫面前晃了晃。

“呐，你不坦白，我就不开罐头……谁的信？”

妻子带着工作以后的轻松愉快，根本没有注意丈夫阴沉的脸色。她轻盈地走进帷幔，听见邵不群说：

“大伯父从香港来的……”

帷幔后边原来是他们的卧室。一张整洁的双人床，床前一个小巧的梳妆台。文燕照着镜子，把盘在头上的辫子放下来，脱下蓝布外衣，露出一件纯白的绣着淡蓝色小花的衬衣。从镜子里的映像看来，端庄的女教师变成娇媚的少妇了。与此同时，听见邵不群气哼哼的声音：

“老光棍，要我去继承他的事业！笑话，离开我的安静的小船，去过那种风雨飘摇的生活！”

“他回大陆就好啦，可以得到改造。”

“改造！他每个细胞都是资产阶级。（走进帷幔）我上大学的时候，他一毛不拔。他弄了三个小老婆，如今年老无子，想起我来啦。”

他坐在床上，就势靠着床头，看妻子用灵巧的手势开罐头。

“你听……”他抖开信纸。

“得啦，谁欣赏那些废话！”她一把抓过那张信纸，顺手塞在梳妆台的小抽斗里。她把菠萝倒在大玻璃盘里，屈一条腿蹲在床前，拿一把西餐叉子，挑起一大块，送到丈夫鼻子下边。邵不群张开口，她却把叉子向后一缩。

“坦白！你们炉子落后，闹不团结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

“告诉你它就不落后啦？”

“这也是生活的一个内容嘛。”

“生活！何必把干巴巴的东西带到生活里来。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，怎么一句话不来就不高兴。”

“我在家里还得装呀……”

是呀，这个人在工厂里和在家里，的确有点不一样哩。妻子见他皱起眉头，也就不再问了，连忙叉起菠萝，一块块送到他嘴里。这不只是一个丈夫，而且是她的上帝。这有什么奇怪。他那英俊的眉毛，那落拓不俗的风貌，那挺拔的身姿，有一切条件成为女性崇拜的偶像。

“文燕，给我几张信纸。”

“给大伯父？”

“不，给洪老师，我有个问题向他请教。”

文燕把盘子放在梳妆台上，扶着床沿站起来，忽然觉得眼前一阵发黑，身不由主地坐在床沿上，两手抱住眩晕的头。邵不群吃惊地坐起来，抱住她的肩膀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文燕放下手来，用依然眩晕的眼睛看着丈夫。她不舍得他为自己担心，失血的脸上温柔地笑着。

“没有什么。自从有了身子，就常常这样。”

“索性休息下来好啦。”

“不，你没看见他们多么热情，多么想掌握文化，简直是如饥似渴……”

她轻轻推开丈夫的手，毅然站起来，要去拿信纸。

“可是，我们炉子的事儿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听一个学生说的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林忠满。”

“啊，是他？”

话音里有一种轻蔑的调子，但是文燕没有注意。

五

林忠满推开一扇门。

庄杏春从一张方桌旁边站起来，满脸堆笑，向前走了一步，好像是说：“你可回来啦，我等你多久啊！”年轻的姑娘自有她的身份，这种快乐的心情不好表露得太明显，她就站在当地，用一双俊俏的眼睛盯住他。

“炉子出事啦？”

“没事。傍黑天放了一点风。”他一直走到方桌跟前，看见上边放了一堆书。

“啊，无怪乎……”她话到嘴边就留住了。怎么好意思把瞭望高炉的事说出来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她觉得脸上发热了。

“庄婶呢？”

“她这个家属主任能着家呀！”她开朗地笑了。

林忠满走到靠墙一张床边。他的宝贝儿子正四仰八张地睡在那儿。父亲笑了笑，轻轻把他抱起来。儿子醒了，蒙眬的眼睛看见父亲，搂着他的脖子叫了声爸爸，立刻又像鲶鱼似的从他怀里滑下来。

“我跟庄姑姑！”

“你太影响庄姑姑啦！好孩子，跟爸爸回家。”林忠满又去抱他。

“我不，我不，我不……”小家伙就地十八滚，躲闪着。

“就让他在这里好啦。”庄杏春说。

忽然听见窗外有妇女的说笑声。庄婶挺着腰板，后边跟着五六个小媳妇，提着马灯的，抬着大筐蔬菜的，嘻嘻哈哈，带着热腾腾的气氛闯进来。

“靠边放，好啦。”庄婶的高嗓门命令说。“快回去睡吧。”

小媳妇们把两大筐蔬菜放好，但是并不回去。她们精神饱满得很哩，一个个滴溜溜的眼珠子投向庄杏春。她们凭本能猜中了姑娘的隐秘，眼风里不免带点酸溜溜的味道。这时林忠满正站在后景里，怀里还抱着又睡熟了的儿子。

“叫老林说说，”一个口齿尖利的妇女说，“这是俺们收的头茬菜，光慰劳先进的炉子，不给落后的炉子，合理不合理？”

“炉子落后，人不一定落后呀。”林忠满打趣地说，抱着孩子走过来。

“人不落后，炉子能落后啊！”庄婶冲着林忠满叫道。

“妈!”庄杏春不期然地看一眼林忠满,不顾对方劝阻的眼神,仍然说下去。“人家刚从红旗炉调到一个落后炉子。”

“是真的?”庄婶盯着林忠满。众妇女也不免吃惊地啊了一声。

“是,庄婶。”林忠满垂下眼皮。

“好呀,不告诉我!怕我不高兴?怎么看你庄婶?怪道你这两天腮帮子都塌下来了。孩子给我,快回去睡!”

“不,庄婶,这小东西成了你的累赘啦。”

“为了他那去世的妈,不是为你。去吧,去吧!”

庄婶断然把孩子接过来。她不但下了死命令,而且用自己的肘弯向外顶他。林忠满知道,庄婶其实完全是为他的。恭敬不如从命,他只有感激的份儿。他用满脸的笑容掩饰涌上眼眶的热泪,在小媳妇们满含同情的眼光里走过去。

庄婶是个家庭生活的权威,不但对自己的家庭是这样,对别人的家庭也是这样。她生长在燕赵健儿高歌慷慨的地方,她不会甜言蜜语,不会假惺惺。她对人的体贴,对人的关怀,都是用这种强硬的方式。她花了多少劳动,磨了多少嘴皮,跑了多少腿,有过多少不眠的夜晚,才得到这种公认的权威。她对入只会推心置腹;她只承认人和人之间的坦率关系;她相信人们了解自己善良的心地。

林忠满走出门外,来到星光满天的街上,听见庄婶那高亢的爽朗的嗓门。

“哎呀呀,我的小祖奶奶,快回去睡吧!”

接着是小媳妇们的笑声。她们开心得很哩。

六

林忠满打开电灯,照亮一个小房间。这里很简陋,也很凌乱,显出一个单身汉的无情无绪。

他在小桌子跟前坐下。小桌上乱堆着报纸、刊物和书籍。靠墙立着一张镜框,是他的结婚合照。他从挎包里取出书,摊在桌上。他要抓紧时间学习。

响起脚步声。庄杏春匆忙地进来,怀里是一大抱书,就是林忠满刚才看见的那些。

“闹得我忘了件大事。我们不是要送书上门么?呐,你看看。哪怕有一本对高炉有用也好。”

林忠满站起来,接了书,放在桌子上。“我马上看。”

“不,明天一早看。要不我就拿走。……瞧,可真有个乱劲!”

姑娘说着,动起手来,眨眼功夫理好报纸和刊物。又把那个照片立正,一面说道:

“妈妈骂我啦。哪是瞧不起她,不过是怕她知道了担心。”

在这个活泼的热情的姑娘面前,林忠满只像个没有灵性的泥人,呆呆地看着她那因为忙活而飘忽不定的身影,听着她那爽朗的自问自答的话。他满心感激,就是不知说什么好。

姑娘整理好桌子和书架,站在房间当中端详了一下。

“好,休息吧。”

她飘飘然来了,又飘飘然去了。林忠满呆若木鸡,靠小桌子站了很久很久。他出神了。他想什么呢,这可很难说。他醒过来,振作一下自己,又坐在小桌子跟前。他不知不觉地向门口望了望。是希望有人从那里来,还是怕有人来?这也很难说。夜深了,姑娘的清脆脚步声早已消逝了。周围很静。

他悄悄打开杏春送来的书,但是没有看见上面写的什么。他很不满意自己,两手抱着头,眼睛不期然落在镜框上。在照片上,紧紧地靠着他眉头的是一个瘦削的妇女。她面相单薄,即使一张照片,也能看出那失血的嘴唇和怯弱的眼神。林忠满看着亡妻,感情的波浪在心里激荡。是悲痛?是辛酸?是经过长期悲痛和辛酸以后,心理状态上自然出现的那种麻木?他一动也不动,盯住妻子的影像,看了很久。这个影像渐渐溶化了,刹那间化成一个庄重的姑娘——庄杏春!

这只是一秒钟的幻象。不,这怎么可以!他马上醒悟过来。在他那纯洁的心里,他不允许出现这个幻象。

“想到哪去啦!你是个啥玩意!人家诚心诚意地帮助你,你……”

这是他的自语,也许只是他的心声。可恨人的神经有一点不太受理智的支配。他控制不了心里的波动,于是握紧拳头,狠狠地敲打自己的额头。要把这个幻象敲出去!

有人发出哑笑。

林忠满猛然转身。庄石柱像一棵老松树一样站在门口,脸上笑得满是皱纹。

“你把脑袋敲开,也装不下那一大堆书。”

他调侃地说着,向前走来。

林忠满跳起来，慌乱中没有听清对方说的什么。

“庄师傅，坐！”眨眼之间，他有点窘，似乎心里的秘密给人家看破了。

庄石柱并不想坐，他宁愿顺墙根蹲下去。他是农民的儿子，还保留着老一辈的某些生活习惯。

“我得狠狠地批评你！”庄石柱摸出一支香烟。

林忠满吓了一大跳，傻愣愣地瞪着眼睛，等候判决。

“都快下半夜啦，还不睡！”

原来是这个。

“接受接受。”林忠满心甘情愿地说，大大地松了一口气。

“时间不够用啊，庄叔。咱们干基层的要是不提高，党依靠谁？好比这把椅子，你一靠它就垮了，那行么？”

他靠在椅子上。破椅子吱嘎吱嘎地响着，歪扭了，似乎马上要倒下去。

“哼，原则接受，具体顶回！”庄石柱站起来，一口浓烟喷向对方，不过他实在想不出驳回的理由，只好赶快书归正传：

“明天的支部党员大会怎么开？”

一提这个，林忠满就来了劲儿。他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本，指点给庄石柱看。

“咱们全炉四十七个人，我一个个都初步调查了一下。党委指示要全面关心人。工作，学习，思想，生活，一包到底……”

庄石柱大失所望，想不到这么话不投机。他推开林忠满的小本本，几乎是喊叫地说，“铁啊，老林，铁啊！亏欠国家上十万吨啦！……”

他还想说：“你刚刚来，你简直不知道这有多么大的压力！”但是话到嘴边留了分寸。

“工作要把根子扎在人心里。要是每个人都知道为谁劳动……”

庄婶气咻咻地进来。家庭权威发话了：

“你们爷儿俩都给我睡！”她拉起亲爱的老伴就走。

“好我的主任，你给我三分钟假！”庄石柱甩开老伴的手。“一包到底！邵不群那样的你包给谁？”

“包给我！章明包给你，好吧？”

“我？做知识分子工作？”

“到点啦！”庄婶又拉起他的袖子。

“别管他什么分子，有一个人做一个人的工作。”林忠满笑嘻嘻地幽默地说。

庄石柱看见对方那么乐,更火了“像陆二刚那样的,整天倒腾鸟儿赚钱,天上开花你也拿他没办法!”

“不谈啦,庄婶要革咱们的命啦。”林忠满看见老两口那么相亲相爱,十分开心地开玩笑说,接着又补上了一句:“还想请你讲课哩。”

“讲课?”庄石柱吃惊地瞪起眼珠子。

“是呀,给工人讲,给家属讲!”

“我的任务是出铁!”庄石柱大叫。

他还要说什么,但是庄婶把他推出门外,自己却转身回来说:“大侄子,我给你介绍的对象,定个日子当面相相吧。”

“没空啊,庄婶。”

“为了孩子,我不能由你!”

这时庄石柱又返回来,隔着老伴的肩膀向林忠满叫道:“拿鸭子上架!”

“那我就是个小鸭子,庄叔。”林忠满还是笑嘻嘻地但是诚恳地说。

七

夕阳的余光洒在河面上,河水宛如流动的金子。成群的燕子点着河水,呢喃地互相召唤着。河边有细草蒙茸的小路,路边是浓密的树林。林忠满沿河走来,全身浴在河水反射的金光里。人们一定奇怪,他为什么来到郊外。

画外音回答了这个问题:“亲爱的观众,不麻烦你们来参加高炉的党员大会了,因为会议开了六小时,对于生产不好的种种原因,会上进行了研究和争论。现在他们正分头执行支部的决议。”

林忠满飞速地向前走。林外是豁然开朗的田野。成队的社员正在田间劳动。远处山脚下有一个小村。晚炊的青烟袅袅上升。

他来到村口。一个银发的老妇人扶杖远望,显然在盼望劳动者的归来。

“老妈妈,陆二刚家在哪儿?”

老妇人没说什么,只回头向村里一指。

林忠满走到一家村舍门前,冷不防一盆水兜头泼下来。他躲避不及,只哎呀了一声,立刻觉得浑身冰凉。一个中年妇人闻声出来,瘦长的脸上是一对吃惊的眼睛。

“对不起……呀,大兄弟,是你?”

她又惊又喜,又深深地抱歉,一时显出复杂的情绪,连忙用袖子替他

擦擦。

林忠满轻轻推开她的手：“不怕，二嫂，凉森森的倒怪舒服。”

为了打消对方的不安，他抹一把脸上的水，一面用诙谐的腔调说，说完就闪身进了门口。这是一道又小又破的木门，他进门时不免深深地一躬。女人跟着进来。

“大兄弟，今天是哪阵风？把老嫂子忘喽！”

林忠满几乎没有听见她的话，因为一个不平常的乐队在热烈欢迎他。各种各样的鸟儿发出啾啾的鸣声，有的清脆，有的嘹亮，有的尖细，宛如琴声和鸣。这个鬼洞一般的家可真够奇怪！从梁上挂下一根根绳子，每根绳子上都挂一个鸟笼。笼子都很精致，形状不一，大小不一。每个笼里都有一个鸟儿。黄毛的，绿毛的，红下颌的，玉嘴的，形形色色，一时也说不尽。它们拍着翅子，用尽情的欢唱迎接来客。林忠满四下看看，一眼就看透了这个家庭的不幸。鸟儿的富裕和人的穷困，笼子的整洁和屋子的破烂，鸣声的欢乐和陆嫂脸上的忧愁、愤懑、哀伤……处处显出强烈的对照。

林忠满颇有含意地点点头。“日子过得不好啊，二嫂。”

“人不如鸟，鸟能替他挣钱嘛。”陆嫂拖着长腔说。她的鼻音很重，显然是提起来就伤心。

“咱们给他砸了，不和他过啦！”为了打消对方的伤心，林忠满又换了诙谐的调子。

“看你，还是那么爱开玩笑。”女人愁苦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。

“玩笑？你不是早就和他破罐子破摔啦！”

“你不知道底细……”

陆嫂说着，从一个破木箱里抽出一条花毛毯。

“这我知道，”林忠满接过毯子，抖开看了看。毯子是红地，上面织了一条斑额猛虎。“你一天到晚和他叨咕（模仿这个女人的声音）：人家提升的提升，得奖的得奖，你干了十年还是个白丁！（恢复自己的声音）有一天他回来，（把毯子扔在二嫂怀里，又学陆二刚的嗓门）呐，给你……”

女人给他招笑了：“鬼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不知道不兴我调查？”

“叫我丢了好人啊！满村里都来瞅这个奖品，可谁知道是他买了骗人的！”

“二嫂，你恨铁不成钢，心是好心，用的办法不对头。”

外边忽然传来孩子们的欢呼，好像出了什么大喜事。二嫂侧耳一听，